



柏杨

柏 杨 · 著

小说新选

时代文艺出版社

柏杨小说新选

柏 杨·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柏杨小说新选/柏杨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ISBN 7-5387-6182-3/I·327

I. 柏… II. 柏… III. 文学-小说-通俗读物
IV. I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5343 号

柏杨小说新选

作 者: 柏 杨
审 校: 蔡一明
责任编辑: 李国邦
装帧设计: 深 蓝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副 124 号 邮编 130021)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
排 版: 海天一色电脑工作室
印 刷: 长春市第五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1.5
字 数: 273 (千) 字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87-6182-3/I·327

定价: 20.00 元

柏杨和他的作品(代序)

——序柏杨小说新选

一九五〇年代，我还在台湾南部念小学的时候，生活中只有收音机、甘蔗，和极稀有的电影，于是生吞活剥大人的书报杂志，成为我最喜爱的娱乐。“郭衣洞”那个奇怪的名字大概就是我小学五、六年级时出现在家中一些报刊上的。

那时我当然也读“学友”“东方少年”之类的儿童杂志书里连载的“基度山恩仇记”“红花侠”“小妇人”，是另一个世界的悲欢传奇，使我入迷。然而，由“郭衣洞”这个奇怪名字写出来的故事，虽是那样“不好看”——多半总是贫困的父母，饥饿哭泣的小孩，变心的女人，痛苦的男人——却一样在我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象。

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原因：在那个贫乏的年代，在我的周遭有多少如书中的方式生活着的人，当然不尽是像小说那样强烈的戏剧性，但我已经感觉到一份几乎可以与之认同的亲切感：我的家人、亲友，在一个苦难动荡的时代，怀着最无可奈何的孤臣孽子的心情，来到一处对他们太陌生的地方，过去太遥远，而未来又太不可知，眼前更是生活的血盆巨口……，那个恐怕早已被现在饱食的人们淡忘的年代，那些哀哀欲绝却又尊严地扶持一家生存下来的人；每当我看到“郭衣洞”这个名字，就会想起他们，想起那个年代，以及

柏杨和他的作品

在那个年代中成长的自己。

而“柏杨”则像是属于另一个年代——六〇年代，大家好像站稳了，至少有了可以开始自省反思的“闲情”了；人们觉得有话要说，为自己得来不易的一点成果，也为着更多对未来的期待。在这个转折的时代中，郭衣洞成了柏杨。

而我一直不知道这两个名字的关系。中学爱读柏杨，爱到最后鼓起勇气，写了生平第一封给陌生作家的倾慕信，一寄出就后悔——那样的大作家，小女生的信当然顺手丢进字纸篓。没想到回信很快就来，端正的字，亲切鼓励的话语，使我有一份被当成独立的成人尊重的尊严感。过几天又收到他信中允诺寄赠的“玉雕集”。

于是我成了更忠实的柏杨读者。而就在同时，我读了郭衣洞的一些长篇，感到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于是我大胆去信问柏杨：他和郭衣洞是不是同一个人？现在想想当然很好笑，一个孤陋寡闻的高中女生，把一樁大家都早知道的事当成自己的大发现。

柏杨这次没有回信，只是每逢过年，一定收到他一张白色印红字的向读者贺岁的卡片。也不过两三张以后吧，就再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之后，在大学里的我，沉醉于西方现代文字、乌托邦、恋爱、出国梦等等时髦事物之余，偶尔听闻些零碎片段的柏杨的事，等一切凑在一起成了一个完整的图像，我才惊觉一个悲剧早已降临，而我已经成长，将去另一块新大陆，肩负着自己的记忆、疑问、悲欢，甚至一份说不出的负疚之感，为了一个(还是两个?)在我成长之路上打过招呼的陌生人。

这个陌生人，直到一九八四年才在新大陆见到，算算日子，距我给他写第一封信已经二十年，而距我第一次看到他写小说用的那个名字，则是更久了，而这些年来，他对我变

得比许多人更熟悉，因为我一直在读他、从朋友口中听他、注意着他生命中重大的变化，为他遗憾或庆幸，悲哀或愤怒。所以那晚在爱荷华第一次见他时，我好像已经认识他很久了。而在那一刻，我总算把“郭衣洞”和“柏杨”这两个名字，在我心中所代表的不同年代不同文章的“不同”，二者统一起来。

三年来我们像许多天各一方的朋友一样，靠有限的见面、靠书信电话，以及——最重要的——靠文字的默契沟通着。我觉得自己仍然在成长，仍然在成长的路上看他听他读他，他仍然在教我许多事情——哀哀欲绝的同胞、尊严生活下去的人们、苛责与关怀、宽容与慈悲、自省与自剖、绝望与希望……。他不停息；即使是隔着遥远的半个世界，我也感觉他总在走下去的力量，那样顽强固执，努力着要打破一个神话迷信、找一剂良药、找一种十种千百种答案……

他在苦难的日子里，曾有一封给女儿的信，说：

“……，放寒假后，请买数尺竹布（比斜纹布次一级的薄布），蓝色灰色均可，爸爸衣裤多破，需要缝补……”

多年后我在书中读着这几句话，又想到他写小说的笔名“郭衣洞”了。他当初取那个名字听时候，心中可曾掠过一丝预感？历劫归来后他曾写过：“虽然写作带给我很多痛苦，同时也带给我很多欢乐。我并不懊悔写作，我觉得写作已使我的生命充实，而且继续充实，永远充实。”是的，他说他无悔。然而我仍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一种对他歉疚亏负的感觉，我仍然说不出来为什么。也许，只是为了那个年代，那个没有电话、没有豪华餐厅、没有高速公路的年代，他的文字、他的故事，给了我几许感动，使我一步一步踩着自己的这块土地成长……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本书里的故事过时了——努力遗忘的

柏杨和他的作品

人，或者根本不曾有任何记忆的人，会在花花绿绿的书丛中怀疑这本书存在的必要。我只能说：失忆是最大的悲剧；我们还付不起这个悲剧的代价——我们还需要这本书。

柏杨先生对着我，这个在他眼中还没有完全长大的后辈，谦卑地说：“为我的小说集写个序好吗？”我由意外而受宠若惊而为难而终于受命，因为我想他一定有他很好的理由。是什么理由我并不清楚，但我写下自己生命中成长的记忆，一定有一部分是可以属于许多人的。其中的他，他的文字，他的心血与关爱，都与我们在这个时代，没有选择，也没有懊悔地一同继续下去……

柏杨小说新选

目 录

柏杨和他的作品(代序) ——序柏杨小说新选

重逢	1
塑像	13
拱桥	24
强水街	52
闲步港	67
相思树	82
龙眼粥	94
微笑	107
等待	117
周琴	137
鬼屋	150
夜掠	162

凶手·····	172
归巢·····	184
卧轨·····	193
七星山·····	205
陷阱·····	218
兀鹰·····	233
隆格·····	245
钢鞭·····	261
鸿沟·····	276
峡谷·····	289
莲·····	307
一束花·····	316
晚霞·····	328
辞行·····	341
新坟·····	353

柏
杨
小
说
新
选

重逢

王立文拙笨的身上那件印着号码的深灰色麻布衣裳脱下来，打开从管理科领出来摆在面前的破烂包袱，里面包着他十年前入狱时脱下来的凡立丁西服、背心，和红白相间的领带，以及当时才新置不久的鳄鱼皮的皮鞋，还有袜子、衬衫。不过一切都是很落伍了的古老样式了，也都十分脏十分旧了。监狱的保管不比当铺，他们把入狱时从犯人身上剥下来的衣物，像垃圾一样胡乱的堆积到仓库的一角。除非一年一度大清扫，没有人想到它。幸亏在立文的包袱里，只有皮鞋后跟上被老鼠啃去了一块，其他大致总算得上完全，但不可避免的都霉得很厉害了。当立文在地下轻微敲打皮鞋上胶附着的灰土时，一窝蟑螂惊慌的飞出来，纷纷向黑暗的柜子底下和墙角钻去。这事如果发生在十年前，他会呕吐出来的，但他现在连轻微的皱眉都没有。

看守递给他五十元钞票。

“这是什么？”他吃惊地问。

“工资，”看守说，“你在监牢里十年的工资。”

立文接过来，谨慎的塞进新穿上的裤子口袋。

“老王，”看守和他握手说，“我不说‘再见’了，真

的，我不愿和任何朋友在这个鬼地方再见。你是一个天真的好人，只有在苦难的生活里才可分辨出人的善恶。可是社会上把一个人往监牢里一丢便不管了。非常抱歉是，我不能帮助你早一天假释出来，我只有祝你好运气。”

立文心不在焉的向他表示谢意，握过手，在警卫们眈眈的注视下，跨出为他轧轧打开的铁门，接着那铁门又在他背后轧轧的关住，而且锁上了。他回头望一下那把他禁闭了整整十年之外苍灰色的高墙。每隔不远便矗立着的碉堡中，还可看见刺刀在射击孔里晃动，他知道那装着刺刀的枪正握在警卫人员的手里。

阳光在万里无云的东方天际抹成一片白浪，三月天气，使人连心都跟着温暖了。立文孤独的站在马路旁边，继续拂掸着衣服上残留的污渍，那不是短时间就可擦掉的，上边乱七八糟揉搓的皱纹，也不可能马上平复。他现在的装束和马戏团的小丑一样，不过没有人会误会他是马戏团的小丑。他那被剃光了十年的头，现在虽然已留起了头发，却因鬓角那里和头顶那里都是同样长的缘故，一看就知道他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囚犯。

顺着铁路走着，他想走到最近一个车站，然后搭车去台北。一个服刑长达十年的囚犯，跟一个麻疯病患者一样，他不知道他将被社会、被朋友、被亲属容纳到什么程度。立文是有一个甜蜜的家的，但他却没有考虑到回家，因为他已将近五年的时间，不知道家在什么地方。只不过在前些日子，他接到他妻子的信，信封上却没有地址。

“立文，”玲华在信上说，“我从法官那里得到消息，恭喜你马上就可以脱离苦海了，那一天，我很想去接你，但如果临时万一有事分不开身的话，务请你当天一定要赶到台北，下榻车站附近的格兰旅馆，至迟我晚上会去找你。十年了，立

·重逢·

文，多么漫长的十年，我有无限的眼泪和说不完的话，要向你哭诉……”

沿着铁路的小径并不太容易举步，不断有石子顶得他跳起来。两条铁轨平静展开，立文想到他读书时的几何作业，而他的几何作业一向都是一百分的。现在他脚下的铁轨正像他作业簿上的两条平行线，除了远处一丛树林外，看不见其他建筑物。

立文低着头走着，不久之后，他就听见叮当叮当的声音，一个人迎面过来，一面走一面扬起他的长柄铁锤，敲打每一个枕木铁钉。初春的原野，被两个沿着铁路移动的影子，衬得格外壮观，立文不断的深深吸着空气。

“我不一定沿着铁路走，”他想，“我如果想到附近村庄，甚至我如果想躺下来睡一觉的话，都不会有人干涉，我自由了。”

但他仍沿着铁路走下去，当他走到和那领班面对面的时候，他看出那领班是赵镇。和老友不期而遇的喜悦使他浑身电掣了似的兴奋起来。赵镇扔掉铁锤，双手抓住他。

“你出狱了，什么时候？”

“今天。”

两人并肩在铁轨上坐下，赵镇掏出纸烟，立文接过一支，这是十年来第一支，他疯狂的吸了一口，把烟雾吞到口里，然后徐徐咽下。

“你以后的日子应该非常舒适了，是吗？”赵镇说。

立文没有作声。

“三百两黄金，一个庞大的数目。”

“对的。”

“现在你可以安享了，立文，不要误会我讽刺你，”赵镇说，“你一开始便是对的，南南染上脑膜炎，在发三十九

· 重逢 ·

度半的高烧中，你以一个普通的小职员，没有力量把孩子送进医院，挪用了公款，而终于被发觉了，于是你一不做二不休的把保险箱里的三百两黄金取走……”

“不要谈了，”立文说，“我不得不安排我的妻女在我入狱后的生活。”

“但据我所知，他们不会放过那黄金的。”

立文知道“他们”指的是谁，那是公司出纳主任和稽核。

“卢安达知道你今天出狱吗？”

“不知道，”立文说，他不是说卢安达不知道，而是说自己不知道，“告诉我玲华的消息？”

赵镇摇摇头。

“但这是你知道的。”立文说。

“我只知道她们很好。”

二

赵镇无聊的捡起一块小石子向电线杆投去，那是很难投中的，所以他改用他的长柄铁锤，击打着地面。立文已吸完第三支烟了。

“你应该马上找一个工作。”赵镇说。

“没有人肯用我的，如果他们发现我是坐满十年牢狱大舞弊案的主角。”

“你必须努力，从头努力。”

“你刚才还说我以后会过得十分舒服的。”

“哦！”

“玲华还住在老地方吗？”

“她搬了。”

“她现在的地址?”

赵镇侧过头凝视着立文，似乎要从他老友面上看出有没有阴影。他没有回答立文，却岔开说：

“告诉我，你从现在开始，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又做什么?”

立文那本已不平静的心绪，忽然更不安起来，在他脑筋里认为他和赵镇相逢是上帝帮助他，他不能确定希望赵镇会为他做些什么，但他知道赵镇在铁路局当技佐已经十七年了。

“玲华的生活如何好法?”他追问。

“嗯。”

“孩子，南南呢?她该十四岁了。”

“啊。”

“我想走到一个火车站，”立文说，“搭火车去台北，我要回家。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以为我不应该这样做吗?我急于要看她们，我要告辞了。”

赵镇抓住他，“不要走，老王，”他说，“我家就在前面村子，我和我妻子都欢迎你去住一个时期，我想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糊口的工作，然后再抽时间去找玲华。我们都不老，是吗?”

立文突然觉得这世界和从前已大不一样，他踏上的是一条又窄又长，而又冷寞的路子。于是，他站起来，顺便的摇摇头，沿着铁路继续走下去了。赵镇被抛到身后，立文最初还回头招呼一下。不久两个老友便背对着背，各奔各的前程。立文一心走他的路，而且又是越走越远，所以他没有听见赵镇发出的沉重叹息。

好容易走进一座小火车站，他的脚着了火似的在鞋子里燃烧，而且从胯骨直到大拇趾都像断了一样的刺痛。他已十年来没有用过他的腿，脚更是第一次穿上鞋子，趾缝里不久就磨出

·重逢·

水泡了。靠着那狭小的破烂椅子上，他弯腰解开鞋带，想松动一下，一列快车却适时的狂奔着进站，车轮的隆隆声和哨声喧声，融在一起。出站的绿灯已亮，立文抓起车票就奔上去，刚停稳的火车早恢复它激烈的奔驰。

“喂”，一个站员大声阻止他。

“走开。”

“为什么不乘下一班的？你跳不上去的，那会压死你。”

“走开。”

立文抓住车厢口上的栏杆，一个箭步跳上去，月台立刻消失在他身后，他喘了一口气，想到那尚未结上的鞋带，一个查票员已停在他面前，他把票递过去。

“这里是头等车。”

“我会到三等车上去的。”

立文扭开车厢玻璃门，向里走去，只要穿过这一节车厢，再穿过两节二等车厢，便是三等车厢了。就在他刚把车门在身后带住的时候，他看到了玲华，不过他那股不顾一切跑上去把她拥到怀里的冲动被压制住了，显然的，玲华没有看见他，她正流着眼泪，靠着一个中年男人的肩头。那男人怜惜的握着她那涂着鲜红蔻丹，而又柔顺的放到他掌中的纤纤手指。

“不要难过，”那男人安慰她说，“事情总要解决的。”

立文本能的掩蔽自己，像一条蛇一样，轻快的从玲华身旁滑过，但他没有一直走去，而是，他假装着有点头晕，停下了，他扶着前面一个座位的椅背，屏声静息的倾听他身后的一对说什么。

“你应该把你已和他离婚的事实告诉他。”男人的声音。

“仅只登登报，”玲华抽噎说，“那是不合法的。”

“合法是太容易了，他判过徒刑。”

片刻的沉寂。

· 重逢 ·

“你仍舍不得他，是吗？”

“我心绪很乱，我觉得很对不起他。”

“是他对不起你，一个为人父、为人夫的人，有他为人父、为人夫的责任，他至少应该给他妻子一种荣誉和一种安全，而他却没有。”

“但他却是为了孩子的病。”

“我不再建议什么了，我只叫你知道我爱你，我们的孩子已经四岁，跟他的姐姐和亲姐弟一样，你已经遭遇到一次家庭破碎的痛苦，不会愿意再遭受第二次吧？世界上的事很难两全的，本来一封信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你却要亲自会他。要记住，玲华，对一个你曾经背弃过的人，不要希望他忘掉这件事。”

“天啊，教我如何是好。”

查票员查完回来了，一脸不满意的神色，在立文身旁停下，拍拍他的肩膀，想向他发作几句，却被立文那副苍白得跟死人一样的脸和玻璃似的明珠吓住了。但立文已经了解他驱客的意思，就点点头，向三等车厢走去。

三

台北的夜，比十年前有百倍以上的繁华，初春时分，天到六点半便黑下来，立文已经理过发，并且在上海式安乐池澡堂洗了澡。现在刚在街头摊子上，胡乱吃了点面。他怕碰见熟人，吃面的时候尽量的低着头，其实他错了，肯向落魄老友打招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回到格兰旅馆二〇一号房间，扭亮电灯，茶房紧跟着走进来。

“有人找我吗？”立文说。

· 重逢 ·

“没有，先生，我们这里规矩，房钱先付。”

“我会先付的。”

立文搜索一下自己的口袋，只剩下六元了。而门那里适时的响起敲门声，他迅速的把它塞回去。他想，一定是她来了，十年以来他一直在脑海里描绘着重逢时的图画，如今，这幅图画已逼到眼前。

进来的果然是玲华，她似乎老了点，但却有一种更诱人的成熟的美，仍穿着火车上那件紧身的纯黑旗袍，和发亮的黑色高跟鞋，颤巍巍的站在那里，衬得她浑身肌肤，从双颊到足踝，更是雪白鲜嫩，不过她并没有像他在狱中所梦想的那样扑到他怀里。

“请坐下吧。”立文搭讪说。

看着她在高背椅上坐定了之后，他就闭上眼睛，努力排斥她刚才走路时那摇摆的身段，但他的心仍挡不住跳得厉害，十年的岁月就是为了今天，他无奈的抓住头发，猛烈的摇撼着。

“南南呢？”他低声问。

“我没有把她带来。”

“哦。”

“她很好，已读小学六年级了。”

“啊。”

“你想她吗？”

“或许不。”

“你变了，立文。”

“十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不是吗？时间能办到上帝都不忍心办到，魔鬼都无法办到的事。告诉我，玲华，孩子在学校叫什么名字？”

“她叫南南，是你起的。”

“我是问她现姓什么？”